

琴台
琴瑟
彥火

《明式家具珍賞》的爭議(下)

坊間傳說（包括作者王世襄）均認為香港「三聯書店」賺取了不少版稅，其實純屬以訛傳訛。就算在報給外國出版社的印刷成本，也只是略加行政費用，也是微不足道的。

這種國際合作出版模式很流行，旨在減輕各自的印刷成本，利潤並不大。

《明式家具珍賞》出版了幾種外文版，並不是每一種文版都好銷，每種外文版也不過是印二、三千冊左右。其中法文版銷路並不好，法國出版商堅決賴賬。我與助手趙越參加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之餘，特地跑到這個出版商的書倉去檢視，果然堆積了一批存貨。不管怎樣，既已簽了合同便要履行。後來我通過一位專門出版藝術畫冊的另一位法國出版商的薦引（我們與這個出版商合作出版《中國歷代服飾研究》），聘請了這位出版商的大律師父親起訴壞賬的出版商。

據這位大律師說，他是第一次接受一家華人出版社的訴訟案件，加上與他女兒出版社的關係，決予以特惠收費。雙方訂明，如果打輸了，他不收錢；如打贏了，他收欠款的百分之十五，條件非常合理。結果這場官司打贏了，香港「三聯書店」得以收回成本。

以上是基於出版《明式家具珍賞》前因後果及其經過實情，也可以澄清坊間的一些不盡不實的謠傳。

這本畫冊之所以成功出版，首

先當然這是王世襄老的精心傑作，但是，在那個內地出版業相對落後的年代，如果沒有王仿子、蕭滋先生的慧眼接受出版，沒有香港「三聯書店」不計成本投下巨大的製作力量，沒有香港「三聯書店」編輯部的努力（當時的責任編輯黃天及設計師葉錦榮為此花了不少心血），版權室作為首要任務、積極向海外推銷版權——以上因素缺少任何一環，相信都會大打折扣的。

香港「三聯書店」除了出版《明式家具珍賞》、《明式家具研究》，還出版了大型畫冊《中國歷代服飾研究》、《藏傳佛教藝術》、《中國園林藝術》、《中國博物館叢書》等等。

其中《中國園林藝術》（陳從周編著）還是第一次打進東德市場。一九八三年秋，我帶同德文翻譯黃鳳祝博士，並由他開車，從西柏林進入東柏林，在東德的大劇院餐廳與東德的圖書進出口公司總經理共進午餐，並簽了二萬冊德文版的合同。

這個出版合作的印數，比起《明式家具珍賞》的各種文版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，也是香港出版界的一大突破！

我任香港「三聯書店」出版主管的十六年期間，參與策劃了十五套文叢或文庫。值得一提的，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我曾赴美國東岸紐約大學（NYU）攻讀出版管理及雜誌學。返港後，我為了擴大圖書市場，曾策劃出版一套文化禮品。

（「我的出版生涯」之四）

爽姐
私語
林爽兒

我的上司

這陣子一直忙東忙西，不過忙碌是好事，一定有收穫的，所以我不介意忙！不過朋友常常說，你只有一隻眼，就不要那麼頻撲了，小心出入啊！

也的確是，如今我只有一隻眼的視力，視覺總是差少少，經常因為看不到右邊的，所以不時跟人家碰撞，還好我甚有禮貌，被碰撞到的也不會發脾氣。但也不是人人如此，有一次就被司機大聲教訓，因為我看不到巴士差不多到站，很遲才遞手，上了車他便教訓我，說下次這樣罷，他是停不到車的，因為當時他的語氣很粗魯，全車望着我，但我都毫不猶豫地大聲道歉，我發覺這是我的優點，就是不怕面懵，錯了就認，這是一個優點，我的上司訓練我的優點。

那是我剛入行的時候，轉到一家曾經是很好的公司工作，我的上司亦是我的世伯，他有一個習慣，就算我做錯事，他一定會寫張字條放在我枱面，很留面子地在文字裡教訓我，或者責罵我，最初仍很尷尬，覺得這麼大個人還界人斥責，但漸漸習慣了，就知道他是在教我，這以後我也培養出一種習慣，就是要更認真，更仔細，每天上班前發覺有什麼錯，便第一時間打電話向他認錯，同事都笑我醒目，起碼不會回到公司死得那麼慘，不會被上

司的上司發覺，畀自己人教訓好過被「外人」鬧。從此我的面皮愈來愈厚，往住人家也覺得我很奇怪，怎麼被人罵也沒有反應，還這麼大聲道歉。其實道歉也沒有什麼大不了，做錯事就要認，由年輕至今從來都這麼想，從來都不怕道歉，特別是道歉了之後，大家都舒服些，那是應該這麼做的。當然錯了的，一定要記着錯在哪裡，否則如果經常認了錯又繼續犯，那麼這就真是太賴皮了！

我感謝這位上司，很多時候他是在教我們做人，他常常身教，當然那些每日在辦公室收到的字條，也是重要的，我把他的字條全部收集起來，上司已經走了很多年，我一直掛念他，他的文字很好，書法也很好，所以我把他的字條收藏起來，久不久會拿出來看，總覺得看着他的文字就像他在我們身邊，帶着我們在人生路上怎麼可以走一條正確的路，做一個正直的人。

■上司寫給筆者的墨寶。作者提供

百家廊

若荷

從伊家村明亮的小巷裡出來，乘車約十幾分鐘，剛好到達百萃源。一座彎彎的小橋橫架在前面，等走近了才發現，鋪展在眼前的竟是一條碧波悠悠的水溝。只是在這裡，這條水溝顯得尤其循規蹈矩，不同於大江湖泊那樣繞山環村，亦不同於一般山泉小溪那樣曲折蜿蜒，而是寬窄有度，筆直如渠，恍若一條人工挖掘的袖珍「運河」，滿滿一河的波濤，滾滾不息地向前流去，長長兩岸蘆葦簇擁，綠意顯得更加濃郁，更加深邃。

在這織水成網的地方，路徑而去，迎面而來的還有一個個草芒的涼棚，就像古時十里搭起的亭台，讓人想起「雁啼雲背月，人語水邊村」的暖意，又想起「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」的壯別。然而在這裡，前來遠足的人往往都依依不捨。一排黃色遊艇和橡膠筏靜靜地泊在岸邊，幾間草房搭建在離河幾米遠的地方，這便是水上漂流和觀光船隻管理處了。高擇的救生衣一件件發下去，十幾個人一組依次登上遊艇，飛速旋轉的螺旋槳排開綠網一樣的水面，兩岸景物便迅速向後而逝。

風在青翠的葦葉尖上輕輕撥動，清涼的水汽在逆風的纏繞下，挾着水花兒撲人面頰。它們流動的方向，就是魚蝦最為鮮美的地方。除了蘆葦，還有菖蒲、香蒲、慈姑、梭魚草、水竹芋等也在這裡搖曳青蔥。這裡不僅出產魚蝦，還盛產蔬菜、水果，還有家禽和植物的艷麗花朵。遊艇一路穿梭而過，那些黑色、白色羽毛的水鳥被聲聲驚起，在河面上空盤旋躑躅。在這片廣闊的水域之上，藍天將白雲分割成一塊塊冰川，正午濕熱的氣溫，在這藍天白雲的冰川下變得涼爽不已。肥碩的魚兒從水下頻頻探出身體，以尾拍打水着花兒在人面前撒歡，彷彿是一出早有預謀的表演，恰到好處又十分偶然。它們躍出水面的刹那，潑刺、潑刺的聲音也相繼傳開，引得人驚喜不已。

除了這樣的河渠，隆起的田地上，一行行果樹已安家落戶，在這果樹覆蓋的地方，與之一同牧放的還有當地的土雞，這樣的養殖方式，在科學上叫立體養殖，土地因家禽的糞便得以肥沃，家禽則以覓食草根、草蟲為生。青草養生的大田則用來牧放鵝鴨。我探頭朝樹林裡望了一眼，看見紅羽、黑羽的雞們正在草叢中悠閒散步。在這幽深的水上森林裡，牠們的世界，靜寂無聲。面對突突而來的遊艇，這些散養慣了的雞們一點兒也不害怕，依然站在草沒雞腹的地方，晃動着雞冠尋找草叢中的美食。

衰神附身，急轉直下

當閣下正在閱讀文字的此時，已經進入了今年壬戌月（即新曆的10月8日至11月6日），對於某個人而言，這是一個堪稱「衰到貼地」的月份，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都像「衰神附身」一樣，處處不得令。他是誰呢？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。

若有關心天命運程書的讀者，應會知道，天命早已提過，今年是特朗普犯太歲的年份，容易面對生命中的變化。理論上說，這種變化有可能是好，也有可能是壞，但是綜合整體命格而言，自然是負面影響要大得多。

在原本就「行衰運」的年份，加上流月運勢亦不得令，他自然是容易「頭頭碰着黑」。在政策方面，他會繼續作出錯誤的決策，受到國內輿論的挑戰，甚或被彈劾，而中期選舉的結果也會對他不利。除此之外，他亦可能會遭遇意外，例如是受傷或病痛等等。若想要對他進行牽制和鬥爭，這個月份將是最好的時機。而即使錯過了這個月，也無須過度擔心，皆因下個月將仍然是他的運弱期，報應終有時。

熟悉天命的讀者，大概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天命提起「報應」這件事了。為何我會認定，報應總會發生在惡人身上呢？又或是說，為何我如此篤信「報應」這件事本身呢？其實，天命所相信的報應，是屬於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，並不一定針對的是某個人，而說的是萬事萬物。任何事情的因果，總會以某一種形式輪迴。

例如，人類對大自然做出的破壞，我們「餵」給大自然吃的塑料、廢物、填充物等等，一場颱風過後，就原封不動地被「吐」回到地面。當我們看到被粉飾得光鮮亮麗的惡人時，應當明白，總有一天他會有報應。可以的話，只希望報應快些到來，皆因拖的時間愈長，幫他承擔代價的除了他自己之外，還有無奈的子子孫孫。

行走百萃源

除了牧養的雞鴨，河中的野生動物在這裡安然生存。成對的野鴨與我們不期而遇，卻並不懼我們的干擾，仍然安靜地浮於水上，毫不避人地公開牠們的戀情。魚兒則和魚蟲、水草共生。

對於水，它的生命是流動的。流水不腐便是這個道理。百萃源，既有百樣蒨薹青蔥的植物，又有潺潺不竭的水源，好支撐它一年四季的豐盈收成。很難想像，在這雨水不豐的北方，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堪比江南的水鄉。這裡氣候舒適，溫和宜人，既不延誤桃李開花，又不耽擱鳥兒過冬，更不誤及有機農作物和瓜果蔬菜的長成。百萃源的糧食和蔬菜，就是汲取了當地深井裡的水分，才得以健康茁壯生長。當燕子翻飛，白鶯起舞之時，這裡正現出一片盎然生機。

有人說，到百萃源，就永遠不怕天空和環境污染，不怕瓜果和蔬菜污染，此言不虛。這個多立體式養殖基地，以生態種植、綠色養殖為主，從田頭，到水源，實現全程科學管理和環境養護，提倡環境教育和綠色出行，為開發生態旅遊提供了基礎條件。同時與旅遊者、經營者、當地居民等的協調合作，達成互信互利的良性合作機制。他們的承諾，就是在糧食、蔬菜和瓜果的種植過程中不使用一滴農藥，一粒化肥，用自己種植的大豆磨碎撒到地裡給蔬菜供給營養，從源頭改良土壤，將無污染、無農藥、最健康的蔬菜輸送出去，安全抵達每一個市場和入口，安全抵達百姓的飯桌。

初夏時節，其他地方的瓜果還沒有落花，百萃源早熟的西瓜就已經上市了。壘球大小的西瓜，不是匍匐在地上，而是懸掛在瓜架上，用草兜嬌慣地兜着。這種小小的西瓜，在這裡被叫作「紅玉」，就連皮白個大的脆瓜，也擁有了一個洋氣的雅稱：「伊麗沙白」。從初夏的五月，一直到十月，瓜果都在笑盈盈地迎送賓客。那「十里相送」的涼亭，在這裡派上了用場，石的桌凳，被往來的遊人團團圍坐。它不是見證別離的長亭、短亭，而是專門為來往遊客搭起的驛站，一邊緩解勞累，一邊釋放心靈，以求一份安適從容的心態。

為方便人們遊覽，園區分別給以恰當的命名，如「西瓜種植基地」、「荷文化長廊」等等，深咖色木牌豎在田頭，用箭頭標出南北方向的旱路水路。鄉村美，首先是文化美，鄉村旅遊，需要的是文化引領。沐着月季的花香和田園風光，收起沉迷於花容麗影的手機，從悠

《還珠格格》經典再現

台灣著名小說家瓊瑤女士要重拍她的經典電視劇《還珠格格》，將起用內地多位已上位的花旦女神和小鮮肉等演員，知道《還》劇要重拍消息的觀眾和網民反應竟然是大呼：「摧毀了經典的回憶啊！」

的確，當年觀眾對《還》劇入戲之深，筆墨也難以形容，女的改自己的乳名為「小燕子」，稱呼自己的丈夫或男朋友為「五阿哥」，戲中的皇子永琪，可是一位只愛美人不愛江山的五阿哥，對小燕子用情至深，捧在掌心寵溺的癡漢，觸動着觀眾心中最渴望的愛情嘛！就如筆者家中的親大爺從來不買任何劇集的VCD，但家中卻有一整套《還珠格格》的VCD，筆者跟大哥說：「《還珠格格》再拍第三集啊！」大哥說：「又不是趙薇、林心如她們演的。」大哥的回答令筆者當時翻了白眼，無語。

重拍《還珠格格》，瓊瑤女士表示是希望一部經典劇集，能以現代更新的科技攝製手法，更流暢有力的劇集節奏，重現在觀眾眼前：「對演藝界台前幕後的人來說，任何一部劇集或者節目製作，都是有着他們的期盼，是一種未知之數的挑戰，至於受不受觀眾歡迎，也不代表了對與錯，我從來都敢於面對挑戰！」亦因為《還》劇要重拍，最近有不少關於當年攝製時的消息，一一被曝光；原來劇組當年是屬意由吳奇隆來演「五阿哥」，但因種種原因最後敲定人選是蘇有朋，結果劇集爆紅，趙薇和林心如、范冰冰、蘇有朋等等，都成為演藝圈炙手可熱的演員。

所以有人問如果當年由吳奇隆演「五阿哥」，吳奇隆的演藝之路就不用等到《步步驚心》的「四爺」這轉捩點了！？如果……答案是：「誰知道？」因為沒有「如果」。

也許在不少觀眾心中認為，經典是不可以被取代，然而對製作人來說，重拍經典是一項「巨大工程」般的挑戰，不過時代不斷在變遷，就算「勝」不過經典，總有持不同觀賞角度的觀眾嘛！

然的河渠渡船而去，你可以去探望一眼餐桌上必不可少各種食材，掐一把地裡生長的新鮮韭菜，聞一聞濃郁的韭之味，也能令資深美食家為之陶醉，純正，且無蔬菜安全之憂。

在距百萃源農業生態基地不遠的地方，有個著名的湖叫馬路湖，位於桓台縣境東北部，湖中有五賢祠、魯連井等十八處名勝古蹟，以「北國江南、魚米之鄉」而著稱。百萃源，就是利用了馬路湖濕地生態環境的優勢，淨化河道，引水入渠，將原本單一的濕地打造成清新亮麗的農業生態基地，給我們展現了一幅農業生態旅遊的宏偉藍圖，實現了生產生活方式轉變、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發展的鄉村振興之路。一望無際的田野、寬闊清澈的河流，從視野的盡頭匯入百萃源景區，彷彿進入與世隔絕的桃花源，美麗幽靜的環境令人流連忘返。

第一次去百萃源，我就想到了馬路湖，這裡因出產金絲鴨蛋而久負盛名。清朝初年，有人去南方經商，引進蓮藕在馬路湖一帶種植，自此，蓮藕的好處家喻戶曉，各種美食製作方法陸續傳開，薑末涼拌白蓮藕，就是北方人家常見的家常菜。有人甚至做得一手上好的蓮藕粉、蓮子羹。當地人喜愛蓮藕，若家中貴客臨門，取上好的蓮子羹沖沸待客，再多的寒暄，也趕不上這一碗羹湯的深意。更可貴的，是它口感甜潤，爽滑適口，是任何飲品所不及。

等把整個百萃源遊覽下來，再回到來時的小路，站在彩虹般的廊橋高處，目光俯瞰前方的時候，它眉清目秀的全貌，頓時把人震撼了。視野的開闊，加強了風景的縱深感，從不同的角度，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，好一幅鄉村振興的秀美畫卷！這幅畫卷，是以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為導向，堅持農業高質量發展為目標的。他們的當家人王繼俊說得好，只要我們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、走文化興盛之路、走共同富裕之路，賦予鄉村振興高質量、持續發展的深厚內涵，那麼我們打造品牌鄉村旅遊、建設美麗鄉村的舉措，定會在廣袤的農村大地上一路飛揚。



■馬路湖鴨蛋

網上圖片

路地
觀察
湯禎兆

入院真的安全？

近年很多人反映入醫院後的不快經歷，一人因為狂咳入院，未知什麼原因，便服了兩種不同的抗生素，結果醫生總結是血壓問題，影響心肺功能，以後要吃薄血丸。病人的女兒不服，要爸爸再去看私家醫院，私家醫生也不明原因，只說薄血丸的劑量太重了。

另一病人是肺積水發燒先看私家醫院，但醫生很快告知做不了什麼，叫病人轉到公立，入公立後種菌多時，只是服抗生素。同一病房的人晚晚咳，唉聲嘆氣，結果病人自行簽紙出院，但回家後卻抑鬱發惡夢，似傷及元氣，害怕死亡。

不過其實不計這些醫療限制（即無藥可用，或副作用嚴重，或令病人更易接觸到不同的病菌或病毒），在醫療的既定程序下，醫療失誤的數字也不少。而這不獨是醫療資源緊絀的香港要面對的問題，就拿美國來說，今

年John Hopkins的研究公佈每年約250,000人死於醫療事故，其他報告則說高達440,000人。這個數字還未計死於既定醫療程序的人，而是已知的錯誤統計而已，數字驚人。

難怪有醫生曾出書表明，若自己有什麼事，一定離開醫院，寧願環遊世界。我聽過一醫管局高層說過，在醫院裡磨人地化驗找原因，不如去找個好中醫支援着自己的身體功能。他這話不能公開說，只和自己的親友說。

我認識一個朋友，媽媽功能衰退，醫院說只能插喉餵食物，若有緊急情況，鼓勵不搶救，希望家人理解。女兒眼見過插喉的痛苦，不願媽媽受苦，接了媽媽出院，在家中用原始點（按摩、熱敷、餵薑湯），媽媽不致太痛苦，臨去前大小二便正常，在家中安詳離去。我由衷佩服，要自己去學習，或找到好的中醫或自然療醫師，並不容易。

祝願大家有這樣的福氣。

鵬情
萬里
趙鵬飛

十一黃金周，我問新認識的一位朋友，是否有出遊計劃？他說假期是很長，但只能在周邊轉一轉了。「按揭買了一套房子，要供樓，錢只能省着用。」他解釋說，是剛性需求，因為有了奔着結婚去的女友。作為貴州普安縣的一位90後公務員，他算是一位標準的小鎮青年。

還有一位上海工作的80後朋友，是一位來自安徽的小鎮青年。打拚十年之後，他去年在上海買了房子，娶了妻子，最近還生了一個胖兒子。他跟我吐槽，下班回到家看到兒子老婆，歲月靜好琴瑟在御。每月還房貸的時候，才驚覺負重前行的生活，竟然還要幾十年。

另外一位新認識的90後朋友，是就讀港大的博士生。除了要如期完成論文，最頭疼的也是房子。正住着的宿舍，大的行李箱都不能完全打開來。眼看就要畢業了，搬出宿舍之後去哪兒住，還是一個棘手的問題。「大個仔了，不能再住阿媽房了，租金又貴得離譜，在港島要找到（月租）1萬塊的房子，不亞於大海撈針。」

心憂天下的杜甫曾感嘆，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。一千多年過去了，這句話的效力仍在。過去幾十年，香港在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，一直都領先於內地，現在卻在住房問題上

小鎮青年香港青年

陷入了與內地城市一樣的窘境。放眼神州，小鎮青年和香港青年一樣，困頓於如何安居。

特首上周發佈施政報告，最吸睛的莫過於明日大嶼計劃，在包括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填海1,700公頃，所得土地可興建26萬至40萬個單位，供70萬至100萬人居住。乍一聽，以我之淺見，以為素來作風保守的特區政府，如此大手筆長遠解決香港人的住房問題，除了環保團體之外，社會各界必定翹首期待。不料居然仍有一大堆持不同意見的聲音出來。粗粗看了看城中媒體，大致有三類。其一，說此舉是國家工程，為了讓內地的剩餘建築產能可以傾銷至香港；其二，是為了向發展商和權貴送錢，將沉重的債務留給下一代。其三更離譜，是為了解決新移民的住房。

坐井觀天的日子，事事如此。相較於內地的生產能力，香港建築市場容量有多大，恐怕不勞我列舉數據，西瓜芝麻一目了然。給發展商和權貴送錢？香港是完全市場化的自由經濟體，有完善的監管程式，按照商業模式運作，蓋樓的企業蓋樓，築路的商家負責築路，送錢一說從何談起？明日大嶼計劃說得明明白白，工程期預計需時13-14年，所費開支逐年分期，並非一次性支出。細水長流的日子，又如何會有沉重的債務？

至於說為了給新移民安居。我真的很想問，在

香港，初相識的兩個人聊天，最常用的句子難道不是你鄉下哪裡？香港又有多少人不是移民的後代？如果不是一代一代的移民後代，和不斷補充進來的各類型人才來到香港努力打拚，貢獻才智和勞動力，香港又如何會有今天的發展成就？會以一鳥之利，成為國際都市世界金融中心？更何況，香港私樓交易、公屋申請，都有嚴格的制度，新移民又如何能搶開優先享有住房之便呢？

當然，批評監督政府是民主社會基本的糾錯機制。香港的居住問題，不僅嚴重限制了香港本土青年的發展空間，削弱了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，也加劇了各類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。盡早決策解決住房問題，早已是社會各界的共識。政府既然下決心推出一個一攬子解決問題的長遠計劃，以專業人士雲集稱著的香港，在說明政府更好服務社會方面，理應提出更多更具建設性的專業意見，從而促使政府的方案更具前瞻性和更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。而不是讓那些葉公好龍的人，用無價值的反對口水，拖拽香港社會求完善的步伐。

人品作品在香港口碑俱佳的劉德華，最近為倡議東大嶼發展填海配音錄了一段旁白，遭網絡暴民譏罵。至少我不太相信，這些網路暴民是香港青年所為。畢竟，起點和視野遠高於小鎮青年的香港青年，應該很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和未來。